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續濟公傳

第一三一回 換書信妙法謊悟真 捉水怪中途救舟子

話說悟真送工部馬侍郎走後，轉身將寶珠、田契快藏好，出了庫房，就要奔齋堂吃飯。卻然走到天井，遠遠大門外來了一匹報馬，一軍官打扮的人下了馬進廟來。悟真也不過分詫異，以為這必是個什麼大位官兒到廟進香，這必定是前站的軍官，也就不甚理會，想趕快到齋堂吃飯去。不料那人走近切近，便問道：「請問你們，這廟裡有一位濟顛聖僧嗎？」悟真道：「有是有的，但此時不在廟中，不知將爺找他有什麼事？」那人道：「今日可回來麼？」悟真道：「這是說不定，他沒事亦可暫時轉來，亦可有事就三月兩月不轉來。」那人聽畢，呆想了一會，說道：「喲，這是怎麼好呢？然則我就拜托小師父罷！我是平望張欽差行轅的，前次濟公聖僧在平望時，本說代我們大人鎮江家中捉妖，後因水災耽擱，一直到了今日。那知這妖怪越鬧越厲害了，大人特著在下過來，請聖僧抽空到鎮江去走一趟，現有大人親筆作的書信在此。」說著便從腰間掏出一封信來，交代悟真。悟真接來一看，但見封面上寫著：「專呈臨安城外西湖濱敕建大成廟內濟公方丈慧啟，自平望行轅張緘。」

背後又注著一行小字道：「無分星夜風雨，限計一日申刻送到。」悟真看過，見時限不舛，便說道：「原來將爺是張欽差大人那邊的，快請客堂奉茶。」悟真便讓軍官進了客堂，見禮坐下，道人送上茶來，悟真道：「還不曾請教將爺尊姓大名呢！」

軍官道：「豈敢豈敢！在下姓呂，單名叫個壽寧。小師父上下可是叫悟真嗎？」悟真道：「正是。呂將爺因何曉得在下姓名的呢？」呂壽道：「難道小師父倒忘掉嗎？你的法名，還是在我們那邊起的。可記得背在陳亮肩上，大人還當著妖怪的了！」

悟真被他說得老大有些沒趣，忙笑道：「不解不舛。」說著，便叫過道人來說道：「你們趕快備八式素菜，呂將爺想情還不曾吃飯呢！」呂壽忙起身攔著道：「不必不必，我才在金相府因遞玉山警報的奏折，已經在相府裡吃過飯了。而且限期急迫，盡後日就要道回平望，我也不能久留。但是令師回來，務請他老人家作速往鎮江辛苦一趟，大人還有剿滅小西天的事件，要同他斟酌呢！」說罷，把手一拱，往外就走。

悟真送出大門，轉身便將那信拆開，走著看著，但見上面寫著道：

濟公禪師慧鑒；別來數月，奚啻三秋！前承法力周全，公私戴德；泊歷天恩優渥，佛運崇隆。古刹重建於湖濱，救命特加於座首。允明乏香火緣，羈留異地。是辰之吉，未克頂禮蓮台，睹雨花之聖瑞。五中私問，歉厥何如！且允明寒門德薄，妖魅頻生。既無驅驅之才，又乏伏狐之術。致令蠢頑，恣肆日甚。為此專差上達，務求即日光臨，兼望便赴小街商議剿匪。酒已甕待，肉已座呈。臨穎神馳，書不盡意。此達，敬請禪安，伏乞慈照不宣。發弟張允明頓首。

悟真看完了信，便進齋堂吃飯。一面吃著，一面想著道：這信此時是不可把他曉得，廟中正有千百萬端的事等他做主，他若見了這信，照常立時走掉，那就不好辦理。不如將此信收起，候他把廟中各事料理停當，再把他看的好。主意已定，飯也吃完，走進庫房把信藏過，又理了一理帳目，日光已漸西下。

忽見濟公歪歪斜斜的走進來了，悟真忙走出將他迎進庫房。那知他一走進來，便朝清雅鋪上望了一望，說道：「徒弟，昨日我這廟裡唱戲，唱了一出『瞎子捉奸』，你可曾看見嗎？」悟真那能懂得他這隱語，只得對著他翻眼，低低禱告道：「是什麼瞎子？我倒不清楚了。」濟公發急道：「你這個人，可恨可恨！也罷，你不清楚，你跟俺來，俺指點你看。」說著便拖了悟真衣裳，出了庫房，一直走到韋馱殿上，指著神龕道：「就是這個韋馱。」悟真方才明白，不覺面紅耳赤，老大不好意思的，只得說道：「徒弟險煞了，不虧菩薩救護，徒弟真個要被鬼迷煞了呢！」

說著，悟真又接口道：「師父請到丈室裡去罷，徒弟還有多少事要問你老人家呢！」

濟公不等說完，就連二連三的搖頭道：「不必不必，我也不得功夫轉身進去了，馬上我就要到鎮江張欽差家裡去捉妖呢！」說著就由腰裡掏出一封信來說道：「俺不大通文意，你由頭至尾念我聽聽看。」悟真接過那信，心中就是一愕，暗道：這封信明明就是我收藏起來的那封信，我因擺在桌子上，滴了一滴菜湯，真憑實據的還在上面，怎麼會到他腰裡的呢？這就真正不懂了。悟真接著信在那裡發癡，濟公明知他疑惑的原故，反故意的問道：「難道上面的字認不全嗎？老朝上面呆望啥事呢？」

悟真道：「認是認得，但這信不知怎樣到師父這腰裡的？」濟公笑道：「你這人到底不曾娶得成親，還有孩子氣，你不瞧著這信上，是明明寫到了俺的嗎，既是到俺的信，你雖藏那□八層鐵櫃子底下，他總是要跑得來的。你也不必疑惑，就趕快念了罷！」

悟真便流下水往下就念，一直念到「酒已甕待，肉已座呈」兩句，濟公忙止住道：「且慢念，俺且問你，這兩句話是怎麼講法？」悟真道：「『酒已甕待』，是說的有滿滿一壇於酒等你去吃；『肉已座呈』，是說的肉已擺在桌上了。」濟公聽了，便拍手哈哈的道：「我可說的，就要馬上動身，這酒兒肉兒的，要是擱在桌上老等俺，不是走氣的便走了氣，冷的便冷了嗎？」悟真道：「人家信上不過這樣說法，那裡便真個擺在桌上守你老人家去嗎！」濟公聽完大怒道：「你這人，大約是做欺心事、說假話說慣了的，旁的人不像你，俺若跑了去，他沒得酒同菜擺在桌上，那可不怕我同他拚命的嗎？以下的信不必念了，俺也要趕緊走了。」說著踏步往外就走。悟真此時心裡急個不了，連忙一把拖住說道：「師父且慢，還有多少事要同你老商議呢！」濟公發急道：「同俺沒有商議的道理。」就把悟真一把推，賞了他一個筋斗，沒命的出廟去了。

悟真爬起，拔步出廟，還要想去追他，那知走出廟門，四面一望，連影子都沒一點，只得轉身回來。心中想道：我倒有些不甚相信，怎麼神不知鬼不覺，我收得好好的一封信，就會到他腰裡的呢？我偏要到原處查一查，究竟這信是怎樣到他處的。主意想定，走回庫房，便將那帳箱開了，先將那寶珠望了一望，又將那一卷田契拿開翻到底，抽出一個小護書夾子，打開一望，見裡面依舊還有一封信。再一細看，但覺到封面上的字不是那樣了，上寫道：「悟真徒兒收閱。」悟真好生奇怪，連忙拿起，將裡面的信抽出來一看，只見上寫道是：

悟真悟真，我今出門。廟中各事，你自留神。寶珠田契，來由馬仁；擇吉上頂，監工安存。就此開光，韋馱尊神。九月收租，你去辛勤。米六百擔，五斗八千。廟僧不足，便揀賢能。掛單僧眾，務重老成。切記切記，莫留故人！

悟真看畢，見下面畫了一隻酒罈，一把鐵錘。悟真暗道：這位師父可還了得，真算是佛法無邊了。當下將信件統統收起，鎖了帳箱。過了幾日，自然擇吉重安屋頂，韋馱開光，又在掛單裡面選了□多個和尚，充當執事。到得收租的時節，果然收到一千二百擔稻，做成熟米，巧巧的六百擔零五斗八升。濟公此去，直到第二年二月間圓通爭廟方才回頭，此是後語，不必細述。

單言濟公將悟真推了一跤，出了大成廟，沿著湖堤向北走去。正想作起法術，趕奔鎮江，那知東北一股怨氣直沖霄漢，濟公把靈光一按，暗道：這件事俺和尚不問，還要問什麼事呢？就此歪歪斜斜迎著出去。不到一里多路，只見湖堤上圍了一圈人，一隻小船上坐著一個五□多歲的人，手拍船板爺天娘地的哭，濟公忙把顆顆頭向那人眾裡一鑽。此時濟公因修大成廟等情，西湖上也就有人認識他了，內中有一個站開的，見他鑽進來，忙喊道：「船上的婆婆不要哭了，來了一位救命星了。」又有一個向濟公道：「師父，你老慈悲他一些兒罷，這船上真個受的白白之冤。」又有一個道：「你這人忒也糊塗，既要請和尚搭救人家，也要把個原因說明白呢！」那人道：「不舛不舛。」隨即就指著船上說道：「這只船上，他家只有母子兩個，他的兒子名叫阿利，出生老實不過。他這船專靠渡湖，在這裡已有了四五年，這是我們都曉得的。不料適才由湖東過來，只裝了兩個人，一個是□多歲的美貌女子，一個是湖東張公館的周福週二爺。到得這邊的時節，那女子先上岸來了，週二爺開發過船錢，便叫阿利將那上船時交代他的首飾盒子，仍拿來帶走。那知阿利走到原處一望，一隻盒子連影子都沒看見，便嚇慌了。忙問周福盒子裡是什麼物件？周福聽說，也就嚇呆著似的，說道：『難道這盒子沒見了嗎？那便怎樣是好！既要論裡面的物件，是御賜的一隻金鋼鑽銀的戒子，我家太夫人叫我送到西邊公館五少娘這裡來的。我因是件貴重物件，曉得飯店散人船不甚妥當，所以才叫你收著，那知你反轉弄著不見了，這

便怎麼是好！」說著也就急得號啕大哭，阿利同這位婆婆格外哭個不了，所以驚動我們才來查點。現今阿利同周福追那女子去了，諒情船上沒得第三人。能殺追到那女子，總有幾分作數；就怕的是找不著，那就真正沒這個頭去殺了。師父你老慈悲一點，代他想個法子罷！」那船婆見大眾這樣說法，一骨碌也跳上岸來，雙手扯著濟公嚷道：「活菩薩，你救救命罷！」濟公被他這一嚷，反轉暈頭暈腦的，不知怎樣是好。

正要開言，又聽大眾說道：「不好了，不好了，周福同阿利都回來了，後面沒有女子，大約是不曾尋得著。」話言才了，兩人已走到切近，周福一把便扭住阿利說道：「大約這件事，你也找不著，我也擔不起，只好命拚命罷！」兩人糾著便直往湖堤下滾。濟公見勢不妙，上前忙擋住兩人，說道：「小事一團，不必喝水。候俺代你們把個賊子抓得來，交你們的原物是了。」周福那肯相信，還是急得亂喊亂跳的，說道：「和尚，你也忒會說風涼話，這賊子就輕易尋得著的嗎？」內中有一人，本是周福的熟人，便近前捏了周福一把，低低的說道：「你不要發糊罷，還不趕緊去求他呢！這就是濟顛僧。」周福聽見這「濟顛僧」三字，就隨即跑得來向和尚面前一跪，口也不開，只管的碰響頭。濟公見了這樣倒好笑，便說道：「快些起來，我還有事問你，那女子可是渾身穿的黑衣服嗎？」周福一面爬起，一面說道：「一些不舛，連下截鞋子同襪套都是黑的，我就有些疑惑。」濟公道：「照這說來，這人已去遠了，還要到登州百靈潭才找得著他呢！」周福聽說要到登州，便嚇了一跳；說道：「這個小船怎樣過得海呢？這事件多分是難的了。」濟公道：「你且莫愁，俺包你三更天，把原贓原賊皆叫他到位。外面天光已要黑了，你代我買一對紅蠟燭，打兩壺好酒，到那外城獅子巷買一隻咸狗膀來，那就沒有別事，你就候著收戒子罷。俺就在這船上守你，你快去快來罷！」當下週福便去辦酒菜蠟燭，濟公便同阿利、老船婆一齊上船，岸上看的人也漸漸散了。

船婆子見天已黑暗，便點了一盞油燈，濟公坐在艙裡，著阿利上岸借了一支燭台來，候了許久，聽見跳板響了一響，忽見周福左手拎了兩大壺酒，右手托了一對大蠟燭，下面用指頭鉤著一個大荷葉包子，走進艙來。濟公便叫他把蠟燭點了一支，又向船婆子討過一隻粗碗，斟了一碗酒，把那荷葉包子打開，撕了一片狗肉嚼著，說道：「你們皆代俺到船後面去，俺不喊你們，你們不許進來。」三人聽說，只得跑到艙後，那六隻眼睛注定在艙裡，單看他怎樣辦理。只見他大口酒、大塊肉吃個不住，吃了半晌，但見肉也完了，酒也空了，還把那狗骨頭嚼了又嚼。周福看這樣子暗道：這個和尚莫要不是濟顛僧，是頂名冒替來騙了吃吃的罷！要是再遇著騙子，那就真霉得要死了。就在這呆想的時刻，忽見濟公忽然的站起身來，面朝東北，嘴裡呢呢喃喃的說了幾句，又用指頭一指，說了聲「急」，然後坐下，把頭伏在那小桌上就打起瞌睡來了。阿利母子看了一會，也就靠在艙板上沉沉睡去。單有這周福放心不下，眼不轉珠的望著艙裡，把一支燭點完了，跟後又換上一支，心裡想道：多分是遇著騙酒食的了，大約他候著我等了渴睡起來，再想逃走。我輸贏坐在後艙裡望著他，預備坐個通夜，單看他怎得脫身？想著已將蠟燭換好，便輕輕的爬進後艙。那知忽然外面風聲水聲同天翻地覆樣的，那只船一上一下的簸個不住，周福走進後艙，立腳不穩，向下一跌，一直滾到火艙底下。畢竟不知怎樣說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